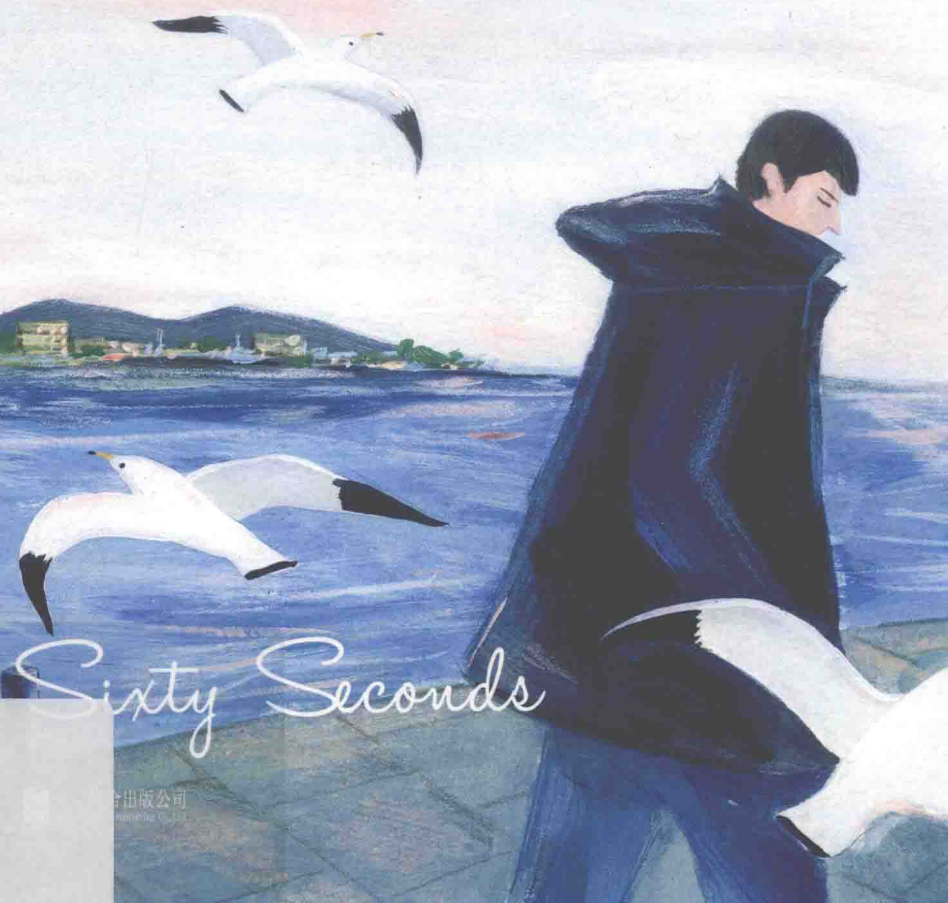


悠长的告别

(澳) 杰西·布拉凯德 著

赵桦 译



Sixty Seconds

出版公司
Publishing Co., Ltd.



Sixty Seconds

悠长的告别

(澳) 杰西·布拉凯德 著

赵桦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长的告别 / (澳) 杰西 · 布拉凯德著 ; 赵桦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9.5

ISBN 978-7-5596-3002-5

I. ①悠… II. ①杰…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697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 01-2019-1688

Copyright © Jesse Blackadder 2017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Sydney, Australia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imited in 2017.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imite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悠长的告别

作 者 : [澳] 杰西 · 布拉凯德

译 者 : 赵 桦

责任编辑 : 刘 恒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7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5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002-5

定价 : 49.80元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 010-82069336

为助于理解一个游泳池如何运行，你应该思考一下人体是如何工作的：心脏在体内循环血液的方式和离心泵在游泳池中循环水的方式大致是一样的；肝脏和肾脏清除血液中的有毒废物，就像是过滤器清除池水中的垃圾一样；正如静脉和动脉从心脏输入和输出血液，水管中输入和流出的水也是如此。

——汤姆·格里菲斯《泳池完整参考手册》第二版

序言

男孩踏入白昼，正如白昼归他所有，就好像他是上帝，在早餐前随手一挥，幻化出这一切：极其蔚蓝的天空，喜鹊在走廊柱子上发出一阵鸣叫，澳洲水龙在温暖的岩石上晒着太阳，散开鳞片，立着头，朝着他的方向眨动着黄色的眼睛。

他呼吸着，急促地吞吐着，将白昼如养分一般吸进肺里，仔细考虑着他的王国。今天，该去哪里，做些什么？他光着脚，脚下的地面潮湿而充满活力。虫子顺着这份湿润蠕动到地表，到处都是泥土的气息，青草向下延伸着它的根茎，青蛙从迷人的睡眠中醒来，它们干涸的皮肤就此裂开。他闻到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的蚁群发出的一小撮释然的蚁酸味，还有白色花朵散发的黏稠的甜香。

另一只脚落了下来，地面反作用力将其向上弹起，像是欣喜于他带来的压力。

这一时刻的无限可能性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泛起涟漪、舞动着某物上，映射的强光刺痛了他的眼睛，引诱着他。他平静而自

信地走了出来。当他走近时，他渴求的目标物充满了他的视野，呼唤着他。

栅栏竖立在他面前，挡住了去路。他将手指绕在栏杆上，晃动着它。栏杆摇晃着，但没有屈服于他。他把脸压进缝隙里，试图挤过去。栅栏的另一边，水面分裂成耀眼的棱镜。它渴望他。他的内心对此确定无疑，这感觉令他牵肠挂肚，池水承诺会给他所渴望的一切。他记得那份失重的感觉，那份飘浮在宇宙中的喜悦。池水承诺会将这一切都再次给他，把他放在中心，成为漂浮着的造物之主，耳朵里是流水有节奏的拍打声。

泳池那边传来嘶嘶的声响和刺鼻的臭气。他知道那股味道，也想要那股味道。

“爹地，”他呼唤着，伸出手来，“爹地！”

第一部分

芬恩

后来，芬恩再回忆起那次变故，时光都能追溯到那个下午，他站在暮色中，用细砂纸沿着侯恩松的曲线打磨。随着粗糙的表面被打磨得平整光滑，木头渐渐露出了它隐藏的螺旋状的纹理。他掀开砂纸，吹散细细的灰尘，将手覆盖在木材表面。木材在他指下起伏，仿如活物。

随着几乎消失的光线，空气中终于稍微带上一丝凉意。芬恩身上的汗水已经干了，在皮肤上凝结成一层混合着盐和锯末的硬壳。那些看不见的小动物——青蛙、蟋蟀，他从不曾知道它们是什么——突然在他窗外爆发出一片鸣响，迎接夜晚的到来。

他拿起一块油布放在木头上弄平，回报他的，是在最后一丝光线中发着光的成品。他把它放到地上，怀着一阵刺痛的内疚感将那堆乱七八糟的废金属抛到一边——那些本应该是他的工作对象。他的经纪人确信发条装置能带来突破。但那并不是真正的雕塑，不像是他的雕刻品。

事情的起因是：芬恩从厨房走到工作室实在太不方便了——得

双手并用，笨拙地拉开门闩，推开泳池门，再通过游泳池和工作室之间的一扇推拉门，他想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泳池栅栏涉及的安全原则，又要添加一些机械特性来逗托比高兴，他制作了一套机械装置——埃德蒙德在视频通话里看到的作品：第一部分是壁挂式的滑轮和齿轮装置，外形被设计成猫头鹰，当芬恩拉动黄铜杆时，装置会优雅地打开并自动关闭走廊和游泳池之间的门；第二部分装置被芬恩设计成龙的样子——带有龙头和展开的双翼，用来控制连接工作室和游泳池的滑动门。对，他把它们建得很好——由超大号齿轮、抛光的金属和锁链组成的看似笨拙，却又令人充满兴趣的生物。当它们被装好并投入使用后，完全吸引住了托比。但是，在埃德蒙德宣称它们为艺术品，并命名它们为“猫头鹰哨兵和龙侍卫”之前，芬恩只考虑了它们的实用性。

埃德蒙德要求制作一件特殊的作品，他坚信他能卖出去一件，就像“猫头鹰哨兵”，或者“龙侍卫”那样的，他催促着。但迄今为止，芬恩只收集到一些废金属、老旧的机器部件和齿轮，全都堆在工作台上。

房子里传来了谈话声，他望向窗外，夕阳映着天空似靛似橙，这是个属于亚热带的傍晚，布丽姬特一定已经到家了。当他专注于木雕时，外界于他，恍若无声。他从不将钟表放在工作室，以免它短小的指针让他脱离雕刻的状态。所以，无一例外地，他迟到了。他留下孩子们自己玩玩具，现在，她回家了。今天是星期五，这就意味着在晚餐时会来上一瓶酒，也许她会想要借做爱来将这一周的琐碎抛之脑后，而他的欲望，则来自一整天手里手中木料带来的愉悦感。他们会庆祝从工作日过渡到周末的时光，也庆幸他们的婚姻仍然是完整的。至少，他们的性生活没有

受到影响。谢天谢地，原来他们仍然渴望对方的身体，不会介意他凸起的肚腩、正在谢顶的脑袋和她的拇指囊肿。

他本应该去吃晚饭，但他需要先游个泳。不用开灯，他快速地纵入水中，冲洗掉身上的灰尘和汗水，这比洗澡更惬意。他拉动“龙侍卫”沉重的拉杆，伴随着齿轮发出的“叮当”声，工作室的滑动门被推开了，他进入了游泳池区域。

十个月过去了，他仍然难以相信布丽姬特会同意买下这座紫色的檐板屋。它镶着红边，歪歪斜斜的门没有上锁，四周角落曲折蜿蜒，花园里长满了色彩鲜艳的热带植物：淡紫色的蓝花楹、红色的凤凰木、粉色的鸡蛋花、黄色的牵牛花。如此不同于他们在霍巴特住的旧砖房，也不同于他们做出这次巨大改变时布丽姬特脑中曾想过的空气清新海滨房。

他在泳池边脱掉工作服和内衣，俯下身，倾身入水，双手在水面钻出一个洞，身体顺势而入。他在水下揉搓着他的手臂、脸、头发，掉下的灰尘在水中散落，顺着微小的涡纹和气泡漂浮。

贾拉

“加瓦，图书¹。”

“我忙着呢。”

“图书。”

“爸爸能给你读。我要做作业。”

“图——书。”

“好好好。”

我“啪”的一声合上数学书，为这个借口高兴，然而我叹了口气，像是费了多大劲才站起身。下午通常都是以此收场。爸爸忙着他的艺术，妈妈忙着重要的事情，还没下班回家，我试着做作业，托比试着打断我。换了城镇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我“扑通”一声倒在床上，托比吃力地爬起来，扑到我的胸口，开始跳上跳下：“骑马马！”

“嘿，我们是来读故事的。”我让他跳了几次，然后伸手

1 孩童口齿不清，原意为“贾拉，读书”。下文同。

从床头柜上拿起那本破旧的书，那是他最喜欢的书，“《怪兽之王》？”

他发出一阵兴奋的叫喊。他从未厌倦过这个故事。我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嗓音，开始读。

托比扭动着身子依偎在我身旁，头枕着我的手臂，等待着。当我读着故事书时，他湛蓝的眼睛紧盯着书页；当我装出怪兽低沉、粗哑的嗓音时，他边颤抖边尖叫着。

如果这个故事让他如此害怕，他怎么还是这么喜欢它？

我翻到最后一页。

“还要！”

如果我把那本书连着给他读上二十遍，托比也会很高兴。我又夸张地发出一声疲倦的长叹，拖出那句话来逗他笑：

“啊——好。”

事实上，我不觉得无聊。我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靠在我身边，感受着他的专注，感受着他发间混合着的一股甜咸的味道——当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翻涌，我几乎无法忍受。

读到第三遍时，光线变暗了，妈妈还没有回来，爸爸一定已经忘了时间。我感到托比放软了身体，呼吸变沉。他的腿抽动了一下，我停下来，低头看着他。他睡着了，而他的午睡时间早就过了，他一只手张开放在我的胸口上，另一只手抓着我的一缕头发。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首先，显而易见，他是唯一从不评价我的人，他从不会奇怪地看着我，从不认为我有什么问题。

我听到车道上的引擎声，闭上了双眼。我能倒数出余下的平静时刻。我听到妈妈拉上手刹，熄火，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从前座的座椅上抓过手提包。她的鞋踩在碎石路上嘎吱作响。托比和我最多还有五个时刻在一起。当她走到走廊，推开纱门，还剩四刻。三，她进门了。二，她开始上楼。一，她喊出声。

“哟！孩子们，过家家呢？”

即便在睡梦中，托比也能听到我们母亲的声音。他猛地一动，睁开双眼，一下子立起身。

“姆妈¹！”他扭动着身子爬下床，冲到门口。我听到他光脚跑着发出有节奏的“噔噔”响声，听到他在楼梯口看到她时发出的尖叫声，听到他跳到她的怀里。我听到他们紧紧拥抱着、亲吻着，说着无意义的话。我感受到忌妒的刺痛。

没有人会因为我忌妒托比而责怪我。他比我小十三岁，像是凭空出现的。在那之前，我曾是我们小宇宙中唯一的太阳。

“嘿，贾拉。”妈妈站在我房间门口，边踢掉鞋边用腰稳住托比，“你爸爸在游泳池里。我猜他又忘了时间吧？”

我坐起来，挠了挠头发：“看起来是的。”

她笑了：“至少今天是星期五。吃泰国菜？”

“比萨？”我反驳道。

“披洒²？”托比插嘴道，边投我一票边用他的小手拍着妈妈的脸，“游泳吗？”

她转了转眼珠：“你们赢了。但是下次我来选，好吗？贾

1 原意为“妈妈”。

2 原意为“比萨”。

拉，作业呢？”

我冲她翻了个白眼，她笑了。

“是，去他的作业。我们游泳去。”

“好。”

她走到床前，托比仍然盘着她的腰，朝我微笑着。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我不只是因为她是母亲才这么认为——还有卷曲的黑发、白皙的皮肤、湛蓝的眼睛。她伸手拨弄着我的头发——又卷又黑，和她的一样。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小伙子？”

我摆出一副傻样：“还行。”

托比戳了戳妈妈的脸颊，她笑了：“我得脱下这身衣服。谢天谢地，到周末了。”

她带着托比，转身大步走出房间。他越过她的肩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这就是我们：妈妈在她新的梦寐以求的工作中研究考拉栖息地，爸爸边照顾我们边做他的雕刻，我升入十年级。

不，我不嫉妒托比。我们家里发生了很多事，但不包括这件事。

而我一直保密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希望我的声音能把他拉出梦境，回到真实世界。我希望他最爱我，就像我爱他一样。我希望他是我的。

芬恩

憋到第四个呼吸时，芬恩的世界炸开了。水冲进他的眼睛和鼻子里，水浪拍打着他。三个人的头浮出水面，他妻子大笑起来。他们用水弹袭击了他。托比抓着他的母亲，大口喘着气，似哭似笑。

“你要去跑腿买比萨了，先生。”布丽姬特把托比从水中推到贾拉的怀里，水滴溅到芬恩身上，“晚些时候你会为忘做晚餐付出代价。”

他一个跃身，抓到她，吻了她一下：“真的吗？”

“快去！我们都饿着。”她俯身过来，低声说，“带上贾拉。”

芬恩抬起头，看向他的大儿子，他正上下抛着怀里的托比：

“贾¹，一起去吗？”

“好的。”

1 贾拉的呢称。

“我！我！”托比要求着。

“去吧，带上所有男孩。我需要一些女孩时间。”布丽姬特潜下水，将自己从他身边推开，在水下划出一道黑纹。

芬恩游到台阶旁，将自己拽出水面，很高兴已是黄昏。他们一家人对裸露身体都很自在，但最近他意识到，贾拉已经长大了——快十六岁的男孩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的父母光着身子。真遗憾，在这种炎热的气候下，芬恩喜欢这种随意性。他飞快地跑去拿毛巾。

“快点，”布丽姬特在泳池的另一头提醒着他，“我已经订好了，我都能听到砧板上西班牙辣香肠发出的呜咽声。”

他匆忙地穿上衣服，冲到车旁，为托比系好他儿童座椅的安全带。为了方便布丽姬特，芬恩移开了一些碎石，加长了车库位置。他们是男孩，而今天是星期五。

当他们转到郊区大街上时，他瞥了一眼贾拉。光线在贾拉的脸上投下阴影，一瞬间，仿佛根本不是他的儿子坐在那儿，而是一个年纪大些的陌生人坐在副驾驶座上。

“贾拉？”

他们经过一盏街灯，贾拉向他转过身来，用一种轻松又熟悉的方式，微微扬起一边眉毛。那一瞬间消失了。

“嗯？”

芬恩吞了下口水：“关于晚餐我很抱歉，伙计。但是，瞧，你逃过了吃我做的饭。”

“嗯。”贾拉转过身，望着外面快速掠过的车库、车道、挂着窗帘的窗户。

“有什么周末计划吗？”